

10



文
後
附

第六
組

93



文 史 资 料



三门文史资料第六辑

前　　言

本辑是以教育、文化、科技为主的史料选编，有些内容比较珍贵。

三门教育、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代不乏人。县人章文晋，系翰林章模之孙，曾任驻美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是现代著名外交家。他撰写纪念周恩来文章，未及发言，不幸与世长辞。《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遗作，本辑转载，读了会感人肺腑，也可帮助了解他与周公的特殊关系与深厚情谊。革命作家林淡秋，他翻译出版世界小说名著 300 多万字，是现代著名作家。文章读后，会增加爱憎分明和奋发向上精神。林迪生同志一生忠诚于文化教育事业，现已 90 高龄，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阅读文章，会激起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的无比热爱与钦敬。其他教育、文化、科技、人物等史料，有的记述事业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成就；有的记述历史的一地一事或现已荡然无存的古迹；有的只是一鳞半爪的史实，但却是鲜为人知的。通过这些史料介绍，期望帮助读者对三门教育、文化、科技历史和

现状的了解，以激发怀乡爱乡之情，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有所借鉴和裨益。由于编者限于水平，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三年三月

主 编：赖其明、邵凡户
编 辑：邵凡户、林厚标、章以赫
封面设计：朱成彪
责任编辑：邵凡户
封面题字：

目 录

魂系周公	章文晋	(1)
革命作家林淡秋	邵凡户	(8)
忠诚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林迪生	包法泽	(15)
中国当代诗人包白痕	包法泽	(23)
张俊三成才记略	林再兴	(29)
一山先生逸事	章以赫	(31)
三门的书院	邵凡户、章以赫	(35)
鳌峰书院	郑士杰	(40)
我和三门中学	章梦周	(41)
三门县立初级中学	赖大钱	(46)
三门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赖大钱	(49)
泗淋小学是革命摇篮	张孝罗	(53)
热心兴学三代人	章宏印	(55)
三门县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邵凡户、任典河	(58)
三门县水利科技事业的发展	罗麟	(65)
三门县广播电视台发展简史	柯登银	(71)

家庭的第四热线——有线电视	大鸣·劳戈	(76)
广播喇叭的魅力	广波赞	(79)
<hr/>		
三门湾文化传统特质	邵凡户	(81)
三门湾考古初探	朱成标	(92)
南山文峰塔与振衣亭	章以赫	(101)
五兽——记太尉庙庙会	章以赫	(104)
简述海游的两大慈善事业	章梦周	(107)
访绿漪堂遗址	杨道义·王烈熊	(109)
南明鲁王从健跳退迁舟山	摘自余姚文史资料	(111)
南明鲁王于健跳出航舟山时祭海神文		(112)
南明鲁王朱以海简介		(113)
三门诗话	金贤德	(115)
送洞房与闹房	王烈熊	(139)
<hr/>		
晋代古刹多宝寺	郑士杰	(143)
广润寺忆旧	章以赫	(146)
广润寺人物小传	章以赫	(150)
火烧白岩寺	杨道义	(157)
丹邱寺遗址	陈其彬	(159)
古安住寺遗址	陈其彬	(166)
陈世常同志诗词遗著		(169)

魂系周公

章文晋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 15 年了。在这千百个日日夜夜里，我常常想起他那伟大的一生。他的情操、人格、学识和作风，使每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敬佩、信赖和亲近之感。回想起他的言行风采，宛如昨日，历历在目，但又恍若隔世，心头总是泛起一丝隐隐的哀痛。今年 1 月 8 日，我曾到纪念堂缅怀，心潮澎湃，难以平复。在那里遇到不少同志，都期待我能写出多年来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体会。我不安地感到这是我应做却一直未做的事情。每当我回首往事，深深思索，很多很多……提起笔来，却只是点点滴滴，不成文章。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 60 年前。1930 年春，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六大以后的工作，并解决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4 月下旬，他路过柏林，在成仿吾住处约见当地中共党员。那时，

我正在柏林学习，十五六岁，是一名青年团员，不过却有幸被毛参加了约见。在那次会面中，恩来同志为我们分析国际形势，介绍国内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情况，他那清晰的思路和富有感染力的言谈，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潇洒儒雅、令人倾倒的青年人的姓名，直到他离去后，成仿吾才告诉我，他就是南昌起义的著名领导者周恩来。

1945年我从昆明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8月下旬，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9月初的一天，他遇到我，问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曾在柏林听过他讲话，他立刻高兴地笑着说：“原来是老相识啊。”几天后，毛主席会见加拿大大使，由我做翻译。从这时起，我就直接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了。周恩来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十分严格，同时耐心地给予具体指导。严厉而又充满爱心正是他的风格，这点我从一开始就体验到了。记得有一次，我起草一篇抨击国民党的发言稿，送给他审查。他很快地看了一遍，微微摇头，随即指点我：一个猎手的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了多少发子弹，而在于他是否能一枪就命中靶心。我立刻明白了这篇稿子的缺陷是四面出击却没有攻中要害。当我很快按他的提示改好，再送他审阅时，他点头看看我，满意地笑了。或许那时他感到孺子可教吧。

1945年底，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

共矛盾。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加谈判。我跟他当秘书和翻译，亲眼看到他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谈判期间，周恩来同志所表现出的不避艰险、不辞辛劳的献身精神，使我终生难忘。1946年5月，他和美国代表白鲁德以及国民党代表一起到武汉以北100里的宣化店调查中原解放区国共冲突的情况。我随同前往。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途中一座桥梁被冲断，汽车无法过河。国美两方代表都想退回去。周恩来为争取时间，制止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坚持涉水过河。他让随去的当地同志找来十几个农民，把四辆吉普车抬过河，并把国美两方代表也背了过去。当农民争着背周恩来时，他动情地说：为争取和平，你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说着，脱下鞋袜和长裤，向河里走去。恩来同志的举动完全出乎白鲁德的意料，他立即拿起相机摄下了这一镜头，并告诉我，他要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私人留念。当恩来同志向河中走的时候，河谦同志紧随其后。我动作慢，刚提起鞋，就见恩来同志回过头来，向我说“文晋，能行吗？”或许他看我是一介书生，缺少在风浪中的磨练，所以特别关照。可我明白这也是对我的鞭策。我立刻加快步伐，跟随着恩来同志，趟过这百米多宽，水深及腰的河去。1980年，我在华盛顿与白鲁德先生久别重逢，他还为此赞叹不已。

以后，他特地送我一幅照片，便是当年周恩来涉水过河时穿着军上衣和短裤站在水中的留影。就是从这种一点一滴的小事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以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不仅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甚至能赢得政治对手的钦佩和尊重。

内战爆发后，在繁忙军务中，周恩来还抽空给中央外事组写信，指示我们加强对外宣传，了解世界大事。我知道，这也是为建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作准备。解放后，我到天津外事处工作，不在恩来同志身边；但他作为政务院的总理，日理万机，还常常挂念着我。50年代初，中央在组建各大部时指派黄敬同志负责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筹办。因我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在贵阳地下党工作时，又干过汽车机械方面的工作。黄敬让我跟他一道搞汽车工业，我也有心回老本行。一次我到北京出差，总来同志知道后半夜把我找到西花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理于情，循循善诱，从世界大势讲到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同时分析我的具体情况，说明外事干部十分缺乏，使我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留在外交战线。这样，我才幸运地有更多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机会参与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正使我当部长助理分管政美事务时，亲身参加了打开中美关系的一系列外交谈判。中美关系的恢重不仅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同时还开创了国际战略关系的新格局。应该说，打开中美关

系的大门是毛主席的决策，但恩来同志不仅参与了这一决策，而且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例如，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中央委派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前往巴基斯坦迎接他。临行前，总理反复交待了中央确定的接待原则是“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但他仍放心不下，又特别嘱咐我说：“我知道你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关键的细节上，都贯穿着恩来同志的智慧和灼见。双方讨论尼克松访华公告时，焦点是在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究竟哪一方更主动。我们认为，因为尼克松首先表现出访华的意趣，我方才提出邀请；而基辛格却认为，总应该是邀请在先。黄华同志和我与基辛格一连谈了两个晚上也没有谈妥。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报告。恩来同志沉吟片刻，提起笔来，只在我们起草的公告稿上增加了“获悉”两个字，就说明了此事的经过是我们了解到尼克松总统有访华愿望，于是发出邀请，这样，双方就都能接受并感到满意了。周总理的外交才能真是让人叹服。

恩来同志对我的培养，不仅有耐心的指导，也有严格的批评。我记忆深刻的有这样两件事。一件是，1954年，我随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一天，发往国内的一篇外国新闻社的译稿出了差错，恩来同志严肃批评我，指出这是对大事不负责任。几句话使我难过万分，终

生引以为戒。还有一件是，“文革”期间，英国代办处被烧。重建后，总理让我在出席英方举行的招待会时，向英国代办祝贺并在适当场合致以歉意。而我因为那天出席招待会的人很多，一直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所以没有致歉。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把我找去，批评说：“你受极左思潮的毒很深了。你说，我只好自己说了。”随后，他亲自约见英国代办，向对方表示，火烧英国代办处不是中国政府的意思，现在重建好了，我向你祝贺。当时，我就在恩来同志身旁，看着他憔悴清瘦的面容，想到由于我的过失而未能为他分忧，深感愧疚。

恩来同志虽然对身边的同志要求严格，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更可贵的是，他严于律己，身教重于言教。这里我就举这样两件事情。那都是在马歇尔使华，我刚开始为他作翻译的时候。一次，国共美三方会谈，我把一份会谈的备忘录落在休息室里，直到临走时，经恩来同志提醒，才把它找了回来。恩来同志当场严厉地批评了我。随即在汽车里，他又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我年纪比你大些，也比你有经验，我应该事先提醒你。”最近熊向晖同志在纪念总理的文章中提到，恩来同志一次从延安回重庆，也是由于一时疏忽，把自己的一个笔记本落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这里我就此事补充一个细节。其实，恩来同志一回到红岩，就发现笔记本不见了。他立即让我去找，并马上召集党的核心会议作检讨。我乘汽车飞快地驶往马歇尔的住处，从他

的副官那里取回笔记本，随即赶回驻地。来回至少近两个小时。可到家一看，恩来同志还在那里检讨呢。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不久的同志，从没想到过，他作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中出了一点纰漏，竟按照党的纪律作如此严格的反省。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 …

附注：这是章文晋同志为3月初参加一个周恩来纪念会所准备的发言稿。修改未完，他不幸因病去世。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人民日报》。

革命作家林淡秋

邵凡户

林淡秋（1906——1981），三门县六敖镇小浦村人。原名林泽荣，主要笔名有：林彬、应冰子、应服群、肖颂明等。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他30年代就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翻译了许多苏联和欧洲的进步文艺作品，创作有小说、散文，还写了大量的随笔和文学理论文章，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林幼时入家乡“双桂书院”，后入海游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师，颇有名“新人物”，课程设置也与众不同，除了历史、地理、数学等新课程外，还有英文。这些新课程，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使他感到新奇有趣。1922年，16岁的林淡秋为了吸收新知识，到上海考入中学和大学兼读制的大同大学普通科。1926年，因不满教当局的保守落后，转入当时新思潮的中心上海大学英文系。在上海他和同学蒋如琛、林泽清、俞岳、王育和、章广田等发起组织“宁海旅沪学会”，并担任

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封闭，他辍学返乡，与柔石（赵平复）一起在宁海中学任教。当时宁海中学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基地，魏金枝、许杰、王育和等也在该校工作。1928年初，他匆匆南下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他就以中山大学旁听生名义终日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特别是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半年后返回上海，进上海艺术大学英文系。当年冬，因支持德租界电车工人罢工，被巡捕羁押周余。释放后，由许杰介绍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1929年8月，他又回到家乡，决心翻译苏联和西方进步的文艺作品，给国内读者传播革命思想。1930年春，他再次回到当时革命中心地——上海，与柔石一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开始他的文学写作生涯。1931年1月17日柔石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在此惨案之后，上海白色恐怖日益猖獗，他并没有被吓倒，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斗争。1933年春，参加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在冯雪峰、胡乔木同志领导下，经历了六七年的革命斗争锻炼，终于在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左联”已经解散，林淡秋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改造》、《新东方》等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并继续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和创作小说。1936年下半年和

1937年上半年，他从事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柳乃夫、江铎等带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江、浙、皖三省内地进行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不久又回到上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他在党领导下，在“孤岛”开始了新的斗争。先在夏衍创办的《译报》做编辑工作，后与梅益、钟望阳、王元化、蒋天佐等创办了《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艺丛刊》，和于伶、满涛等一起主编了《文学与戏剧》月刊。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珍珠港事件”，同时占领了上海，结束了“孤岛”时期。他奉命转移到新四军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曾任《知识青年》主编，《滨海报》社长，《苏中报》、《抗敌报》总编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他重回上海，到以“苏商”名义办的《时代日报》主编要闻版，兼管副刊《新文学》。解放战争开始后，报社发表了延安电台广播的新华社电讯，和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等真实消息，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为了党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夜夜到报馆编报。1948年8月，报社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他又接着编辑没有被封的、同样是用“苏商”名义出版的《时代半月刊》，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上海人民政府成立后，林淡秋任《解放日报》编委，兼驻京办事处主任。1950年初调往北京，任《人民